

# 鸟飞过的村庄

辛 安

乡村是鸟的栖息地，也是我成长的摇篮。

小时候，我在乡村见过最多的鸟是麻雀。麻雀最喜欢亲近农家，它们在农家的屋檐下安家。麻雀和淳朴的农人一样，散布在乡村的大地上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麻雀是真正的留鸟，从一出生，不舍不弃，与村庄为伴，直到生命终结。它们玲珑的身体似乎和黄土融为一体，时常聚集，叽叽喳喳地争论，把乡村的事儿说个没完。这些乡村的“小精灵”们，在农人的眼皮下，飞来飞去，它们很守信，总是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叫醒村庄。在太阳落山时，聚集在房前屋后的大树上，一番吵闹之后，随夜色安然入睡。到了冬天，它们喜欢挤在一起，用弱小的身体相互取暖，它们的叫声不大，但即便是贫瘠的土地，也总能唱出欢乐的曲调。

麻雀，在农人的心目中视为害鸟。过去地薄粮少，庄稼是种地人的心尖尖。稻谷成熟时，成群结队的麻雀结伴偷吃庄稼，农人为了防止麻雀祸害庄稼，便

在庄稼地里立上稻草人，给稻草人绑满红布条，有风吹过，红布条飘飘扬扬，用来吓唬麻雀。无风时，那些红布条纹丝不动。麻雀很机灵，叽叽喳喳相约着，成群结队向稻谷地里飞去。这时，队上组织社员去田间吆鸭子。我小时，也经常跟着大人去田间吆鸭子。烈日当空，戴上草帽，手里拿着绑满红布条的长杆，放开嗓子喊着“吆鸭子啰、吆鸭子啰”，手不停挥动着杆子。你一句我一句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回荡田间，吓得麻雀乱了方寸，东躲西藏。吆一场鸭子下来，浑身汗水浸透，赶紧跑到小河水里洗个澡，躲进荫凉处休息。

庄稼成熟时节，一天不知要赶多少场麻雀，来来回回，奔跑在田间，十分乏人。为保住口粮，这些最拙的原始方法，却最见成效。

麻雀的争食力极强。在农家场院里，它们与鸡争食、与狗争食、与猪争食，有时乘人不备，飞进家门与人争食。真应了那句老话——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

鸟和村庄是一对孪生体，相互依偎地存在着。除了麻雀，那些候鸟，是农人

们生产生活的指向标、晴雨表。布谷鸟在春天的枝头发出“布谷、布谷”的鸣叫，农人们知道下种的季节到了，该种瓜种豆了；“算黄算割”从天空飞过，不停歇地叫着，农人们知道麦子黄了，便开始收拾农具，准备复收；当燕子低飞时，农人们就知道，天气变化，要下雨了。

我喜欢乡村的鸟鸣。清晨，人们尚未起床，屋外就有鸟儿欢叫了。起初是一只两只，像对话，一问一答，一会儿工夫就是一片叫声，听上去像开会，又好似拉家常。画眉、云雀、百灵……它们的叫声，宛转悠扬，悦耳动听。一个个飞舞的音符，跳跃在枝头、穿行于林间，让静谧的乡村有了动感，有了生机。

有一次，我穿过村外的一片树林。一群不知名字的鸟，激烈地叫着，向我头部袭来，我双手护头，落荒跑出树林。后来才知道，雏鸟从巢穴里摔了下来，母亲为保护孩子，拼命唤来同伴帮忙。

我无法揣测鸟儿们的眼神，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该是什么样子。可我知道，人类与鸟儿的关系向来不一般。那些与鸟有关的成语，是人类的自我安慰，还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呢？

不知从何时起，乡村的鸟儿少了，叫声也渐渐地远了。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，忽视了环境保护，加之乱采滥伐，乱捕乱猎，造成自然生态一度失衡。近几年，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，实施环境治理，恢复生态平衡。让天更蓝、水更绿、山更青。

瞧，一行大雁从乡村的上空向南飞去，它用飞翔的痕迹向天空展示着自由，也告诉人们，秋深了，萧冷的日子不远了。

站在季节面前，树木一天天消瘦，候鸟一个个飞离了村庄。麻雀、斑鸠、喜鹊、乌鸦等鸟儿成了乡村忠实的守护者，有了它们，萧冷的村庄，亦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我真想做一回乡村飞翔的鸟，自由自在守护着村庄，在寻觅中承受一些磨难，却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天地间留下一些美丽的啼鸣。

# 小脚婆

蓬 门

对婆的回忆，大都是爸勾起的。每到新年过后，爸常常会说，又到了你婆熬煎的时候啰！今年春节，爸已不在多年了，我却还想起我的小脚婆。

婆的老家在县城东边资峪寨子，我们这里俗话称“资峪建子”，也就是现在说的城乡接合部。相比从棘花苗沟山里迁居县城的亲戚，老外婆在亲戚走动中老是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优越感。小脚婆不管是对家族人的教育，还是对后辈的养育，不动声色展现出了她大人家女子的才能。父辈家中兄弟，虽出寒门，但皆有文化，吃官饭，举止行为引领后辈，示范乡里。与老外婆相比，堪称门当户对，甚或发扬光大了。以至于多年以后，见到外人，都以我婆是大户人家出身而骄傲。

爷弟兄三人，早年跟随师傅学木匠，后来自己经营。从大山里搬到城里。一个外乡人，找了个城里的老婆，先后生了十三个娃，最后成了爷弟兄五个，家里的窘境可想而知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裹着小脚、没文化、管里管外几十口子的瘦弱女子，帮着他撑起了家族的一片天。

对婆的最深感受，始终定格在那柜里的麻饼上。当堂子的柜是婆的领地，钥匙只有婆掌管。

一年冬天早晨，在婆的被窝里早醒，小脚婆“啾、啾”的脚步声透过门帘。我蹑蹑窸窸的翻滚声引起了婆的注意。只见婆掀起门帘，弓腰堆笑，满手冒着蒸气对我说：“我娃醒了？”不等我回身就急迈小脚，一路踱至她的领地。掀起柜盖，双脚跳起，又一出力，大半个身子便扎进了柜里。少时，双脚在空中乱晃，终于晃出了半个身子，一手揪着柜壁，一手拿着一个麻饼，踉踉跄跄地，然后很劲吹两口，又用水裙拭拭，来到床前。左右环视说：“我娃就在被窝里吃，完了再起来，不敢给谁说话！”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是婆最疼的娃了。

直至几年后，长大的我，在相同的地方，相同的时间，见婆用相同的动作对伯家的小女说了相同的话，才知道婆其实对所有的娃都疼爱。

在我记忆里，婆无所不能。柱子上的喇叭不响了，只要给婆说一声，婆从门背后的瓮里掂起瓢，一瓢水洗下去，整个堂屋便响起了《屠夫状元》的选段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给喇叭地线浇水哩。

晌午休息，睡不着觉，一骨碌翻起来到河里“打江水”。回来哄婆，说没去河里。婆不说话，四个指头顺着胳膊挠下去，出现四条白痕，谎言被戳破，瞬间尴尬，顺门缝逃出，但婆不撵。

一次，爸给钱到街口买豆腐，二斤豆腐只买了斤六两，余钱买了根棒棒糖。等到做饭时，妈给婆说今天买了二斤豆腐，给婆切一半。婆说没有二斤，随手用十六两秤一过，差四两。便看了我一眼说：“给你妈说实话，娃不敢说谎。”从此，在婆面前，我始终保持了真实。

婆记忆力超强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婆，家族大大小小几十口的生日，婆记得清清楚楚，从不含糊。老年的婆，患白内障看不见，但洗完锅后抹布的放置位置，炕上席子底下压下的几块几角钱的张数，说得一清二楚。

记得婆时常说“裹小脚的是大户人家的女子”，但婆从来不让自家女子裹脚。我也一直以我婆出身大户人家而骄傲，给娃讲古时，常常说那是你的小脚姥。



# 永远的耕耘者

董发亮

近些日子，心里一直念叨去看看老年之交兼老领导徐新荣，但没想到，却成了我永生的遗憾。昨晚去友人崔学家家，当他告诉我徐老走了的消息时，心口一阵剧痛，脑海一片空白，竟忘了要办的事。

丝丝雨水，伴着我泪水，思绪绵篇。

在我的眼里，徐新荣先生是位“满肚子的文字没用完”的人。我曾读过他的许多文章，明亮欢快，朴实自然，就像“解放区的天”，文笔到处，直抒胸臆，袒露心扉，以朴实无华而又饱蘸激情的笔墨，讴歌商山春秋，讴歌盛世太平。若将他的文字生涯作以解读，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他是一位在蓝天白云上信笔神思颂赞商洛悠久文史景观的人。

活着就要思考，就要求索。作为一位学历不高的人，作为一名方志战线上的兵，他的文章能在平实中见机理，在禅思中见达观，是我等始料不到的。别的不说，就他的《漫话商洛风土民俗》《漫话商山四皓》等文章，在史料掌握、文笔表达上，翔实而富有感染力，让人过目难忘。还有他一系列的书，从《商洛名胜前言》到《商洛特产前言》，从《商洛古诗文选注前言》再到《方志研究文选前言》等，让人读出他热爱商洛、热爱生活、热爱工作的情怀。

在我的心中，徐老是一个忠诚真实、质朴醇厚、敬业奉献的“耕耘式”干部，他是一个终生没离开故土的耕耘者。作为晚辈，我最敬重的就是这类人，因而我和先生成为忘年之交。

在同先生的接触中，能真切感受到他无论做人做事，还是退休后在业余剧团演出，无不充满生活情趣。读先生的文章，不卖弄，不欺人，不信口开河，不玩世不恭，其钩沉历史，吸纳现世，以史实思辨并理性地向世人展现所要表达的内容。许多文章，能读出他的性情和文风，若把他的作品和人放在一块读，能读到一种精神。坦率地讲，正是从他这种生命不息、耕耘不止的拼搏精神中，我领悟到人生乐趣，启迪出奋发的心力，坚定了“永不知足，视今天为落后”的人生信念。

读徐老的文章，品徐老的人品，可以逼真地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呼吸，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的心率和脉象，更可以窥视到一位方志人不息的追求岁月和那份虔诚的耕耘精神。昔日，作为一名政府官员，他不为名利物锁所缚，以一种报效故土的大胸怀，默默耕耘在方志岗位上；而今，作为一名退休干部，依然是那样充满真诚，在志海中耕耘。这种精神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如今，知耕耘是福的人不多了，知奉献是福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先生退休多年，退而不休，戴个老花镜，在方格子中寻求一种潇洒、一种快乐、一种永恒。这种精神，足以让我们汗颜。

徐老曾对我说，他一生没有作出显赫的成绩，但不遗余力、任劳任怨、默默无闻地耕耘，深感一生无悔无憾。我很赞同。他笔耕不辍的精神，到处被人赞颂，真诚宜人的品行，也处处受到人们尊重。作为文人，他生命之树长青；作为长辈，他厚重而善良；作为朋友，他诚信而可靠，有幸与他结交三十多载，有幸同他共度许多难忘的耕耘岁月，特别是三十年前同他编辑拍摄出版《今日商洛》画册期间，他既是领导又是服务员，既是主编又是向导，那段日子，让人终生难忘。至今还能记得，在我被绑到飞机舱口拍摄商州全景时，他那关切的眼神。

一念念想扑而来，2002年仲秋，我曾为徐老《耕耘岁月》一书：“萍心若新枝，老泪润梨花，峥嵘岁月彪青史，人生最贵夕阳红”相赠。

青山含泪水悲鸣，三生有幸缘忘年相交，一朝离合天各一方。在落雨的夜晚，山河永寂，欲语泪先流，心中的怀念只能遥寄天边。或许，离别只是今生的远行，而三生三世的约定典藏心头。虔诚地祈祷，永远的耕耘者一路走好。

# 商洛山

(总第2368期)

刊头摄影 熊世锋



# 青海印象

时冬梅

大美青海，辽阔壮观。只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，你才真真佩服这句话概括得是如此精准、到位；只有到过这里，你才深切地体会到广袤、恢宏、壮观这些词的深刻内涵；到了这里，你定会被一些淳朴热情的人所感动。短暂的青海之行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8月26日，我们一行六人，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，和风拂面，白云摩顶。在湖边一隅，大家或在湖边戏水，观天上飞鸟，水中游鱼；或在湖边骑马，与牧民一起引吭高歌；或与来自地北天南的游客交流感受，讨论行程，不知不觉中已是晚上。

八月的青海湖，正是一年迷人的时段。碧波浩渺，水天一色，鲜花盛开，牛羊遍野，尤其是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黄灿灿，煞是迷人。傍晚的湖边，落日熔金，习习凉风带着些寒意。大家一边吃烧烤，喝白酒，一边谈论着自己心中的青海。

在此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惊险事。抵达青海湖的第二天上午八点多，天朗气清，风光无限。临出发前的间隙，我见一匹白得耀眼的牦牛在蓝天白云下娴静地吃草，与它所处的环境很是自然

祥和，遂想与它合影留念。谁知刚一靠近，它就两眼发红发出警告，而我并未理会，且以手势示意友好地靠近。突然，它低声怪叫低头就要扑来，吓得我转身跑回十几米还心有余悸。后来，我从多方获知，牦牛性情凶猛，见生人易怒，这次算是领教了。

茶卡盐湖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，湖面清澈，像镜子一样映出蓝天、白云、霞光及明亮的星星，被称为“天空之境”，人在湖边走，宛如在天上游，诱使人们不停地拍照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茶卡盐湖旅游业的开发是近几十年的事。是呀，这是茶卡盐业升级换代的最佳选择，是国家旅游业大发展结出的硕果。我附和着。

导游说，这里盐业开采已有3000多年历史，盐质优味美，名气很大。相传乾隆爷只吃茶卡生产的盐，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漱口也用此盐。望着熙熙攘攘的游客，我仿佛看到古人以简陋的生产工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劳动场面，简陋的毡房一望无际，叮当的驼队迤迤迤迤的跑地平面……据介绍，青藏公路通车前，这里的莫河牦牛运输队有牦牛2000多头，将盐及其他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

藏等地。

祁连县，一个神秘又美丽的小县，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0%左右。因其境内有雪山冰川、高原雪松、优质牧场，又温差较大，物候酷似中欧的瑞士，人们称之为“东方瑞士”。我们从茶卡盐湖出发，向祁连县挺进。上车前看天气预报，祁连县有冰雪天气，注意防寒。我们见阳光热烈，天空瓦蓝，就没把预报当回事儿。沿途如茵的牧场，成群的牛羊，还有骑马放牧的美丽卓玛。盛夏的高原景致宛如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一样壮美，宛如电脑屏保一样叫人心旷神怡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离开刚察县刚刚踏上祁连县境不久，但见东北天际乌云翻滚，雷声隆隆，不一会儿就狂风大作，雨雪交加，车外气温骤降，车顶砰砰作响，往窗外一看，白茫茫的冰雹把草地都覆盖了，羊群紧紧地挤在一起，牦牛如磐石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这时，大家才想起天气预报的提醒，议论着见识了高原上的天气——如小孩儿的脸，说变就变。

站在祁连县城任何一个方位，都能清楚地看到南边大山顶端处一白灰白色的东西，当地人告诉我那是冰川。说

原来冰川面积很大，现在就剩那么一点儿了。我再问冰川是啥时消融的，他说好像就这几年或十几年吧。我们的共识是——气候变暖了。在招待我们的酒席上，一位老西说，夏季开空调调这几年的事儿，今夏装空调排队走后门都装不上。他一边揩着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说着额头上的汗水，当地导游告诉我，青海湖面积原来3000多平方米，现在4500多平方米，几年间增加了1000多平方米。究其原因，应是周围冰川消融之故。

旅游是读无字的大书，是以亲历亲闻开阔视野、长知识。这次旅程尽管匆忙，但我还是见识了高原之旷美，大西北之丰饶。我实实在在地真切地感到并明确气候变暖了。那么，如果任其下去，还有雄伟的祁连山么，还有大美青海么，还有我们现在的日子好吗？人们醉心于大自然风景的优美，却不知自己却是优美风景的破坏者。人的认知困于自己生活的小天地，却不知自己的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，已严重影响到广袤的大天地。

我想，旅游，也是一种打破自身认知桎梏，得见天地，提升大视野的契机。游青海，此行不虚。